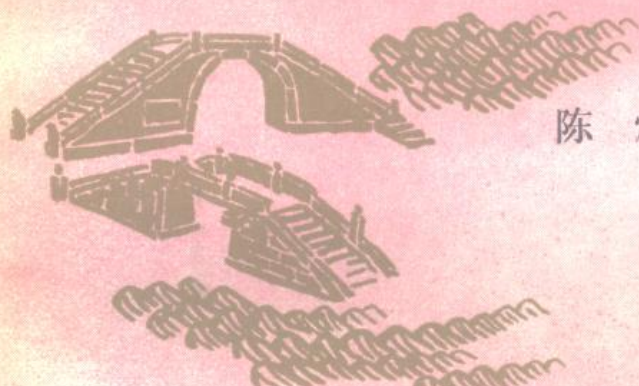




韓江拾翠



陈 焕 展



花 城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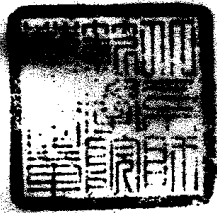
I267/21

DF54/15



韩江拾翠

傅 映 灵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5879

花城出版社

885879

韩江拾翠

陈焕展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375印张 1插页 75,0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400册

书号 10261·230 定价 0.43元

DF54/15

目 录

生活美的再现（代序）	岑 桑 1
红花如炬映碧楼	7
烈火熊熊	11
叩门	17
邮筒	25
狮头鹅之乡	33
巧手神工话抽纱	39
鸽绣图	47
蔗乡之歌	55
凤江云彩	59
蚝乡谈蚝	63
墨鱼	71
种柑人语	75
石凤茶香	80

这个多竹的地方	86
沙	91
打石歌	97
我爱番薯.....	102
开元寺漫笔.....	109
奇迹.....	114
群星璀璨.....	118
高温喜雨.....	122
轻骑.....	127
钓鲑之夜.....	132

生活美的再现（代序）

岑 桑

我与焕展相识于五十年代，应该算是老朋友了。由于彼此的工作地点相距很远，所以平时见面机会不多。每年相叙一两回，来去匆匆，难得畅谈。但从有限的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真挚、诚恳、谦逊、朴实，是焕展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的基调。每次与焕展见面，我都发觉他总是津津乐道地向我谈起某个我们都熟悉的同志的种种好处或长处来，仿佛他是以发现他人的优点和美德为乐事似的。焕展是潮汕人，每次见面时，他都给我讲述一些潮汕地区的新闻。说到值得高兴的事，他兴高采烈；说到令人怨愤的事，他双目泫然。我常常感到自己这位浑身沾上潮汕平原乡土气息的老朋友，无时无刻不在流露出他对故乡故土的深厚恋情。

焕展的文字生涯也不算短了。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在省内各报刊经常发表散文作品，受到注意。他是勤奋的，除十年浩劫期间一度搁笔外，一直写作不停，近年更是多产，已发表的散文、小说、随笔等有数十万字了。最近他整理了自

己的散文作品，选编了一个散文集子——《韩江拾翠》，要我给这个集子写点什么。作为老朋友，不好推辞。读过全部文稿，我有一个鲜明的感觉：文如其人。我从作者身上所理解到的品质，在这批作品中都一一有所体现了。

在生活里，焕展是以发现他人的优点和美德为乐事的。集子里的好些篇章，又何尝不是作者慧眼的留影！二十三篇作品，可以说大都是美好心灵的颂歌。那当上了人民代表的老教师，肩负重任的老干部，乐此不疲地为大队牧鹅的大伯，心灵手巧、胸怀敞荡的抽纱师傅，终年胼手胝足、默默无闻的蚝农、柑农、茶农、蔗农……在作者笔下都显现了他们心灵的光彩。作者在侃侃而谈之际，把这些平凡而又高贵的人物内心中最美最好的东西搜寻出来，象一束多彩多姿的鲜花似的奉献到读者跟前了。《叩门》不就是这样的一束露水晶晶的花儿吗？作者透过对几次温文尔雅的叩门声的描写，把那位忠心耿耿的老教师，和那位待同志如亲人的报社总编辑美好的心灵，表现得多么动人呀！人与人就是应该这样地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的；要是同志们都满怀爱心，彼此轻轻地叩响友谊之门，给对方送去友爱和微笑，世界该会变得多美呀！“笃笃笃！党支书给科学家送来了慰问的苹果；笃笃笃！老师给生病的学生送来了知识，帮他补上了因病拉下的功课；笃笃笃！书店经理给业余作者送来了新版的小说散文集；笃笃笃！理发员休息时间登门来理发，使突击手更加容光焕发……这一片笃笃之声混和在一起，忽然加快了节奏，幻化成我们时代列车车轮飞转的声音。”作者从简单几

下的叩门声生发开去，唱出了一曲友谊的颂歌，匠心独运，饶有新意。这是一腔深情的呼唤。它所呼唤的是爱，是人对人的关心，是曾为十年浩劫所摧残的人们心中一种美德的复归。对心灵美的呼唤和揭示，在焕展的散文中是一个侧重点，可以说是衡量他的散文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主要砝码。在谈到《韩江拾翠》的思想内容的时候，还应该指出它是一份对“四人帮”罪行的起诉书。集子中约有一半左右的篇章都提及“四人帮”在某些部门、某些领域所曾造成的灾难和祸害。作者是满怀悲愤之情去回顾那些记忆犹新的日子。

是的，我的这位浑身沾上潮汕平原乡土气息的老朋友，无时无刻不在流露出他对故乡故土深厚的恋情。这种恋情也鲜明地存留在他的作品中。《韩江拾翠》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始不可以说是一组潮汕农村的风俗画：抽纱、彩绣、蔗乡、蚝田、茶山、柑林……这一切充满潮汕地方色彩的景物，都在这个集子里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表现。开元古寺的面貌，海边夜钓的风情，南山石刻的遗迹……写得更是情景交融，惹人遐思。由于作者倾心于这一切，所以他是怀着深情去抒写它们的。集子里的好些篇章，不独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且还涌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这就使得它们笼罩着层层诗情画意，以它们的艺术魅力打动着读者的心。试看《凤江云彩》中的一段——

碧水奔流的江面上浮动着一群又一群的鸭子，养鸭人撑竿驾着小舟在后面赶着，远看宛若蓝天上流荡着一簇簇云朵。本地鸭色彩绚丽，珠光霞气，仿佛仙女打着罗伞走来；北京鸭拥雪推澜，

黄色的鸭喙鲜亮夺目，又好似一大片黄蕊白菊顺水浮来……

看至此，读者才知题目上的“云彩”原来是成千上万的鸭子。色彩、形态、气势都出来了。这是一幅被夸张得恰到好处的变形画。这一类生动有致、引人入胜的画面，是很耐人寻味的。《蚝乡谈蚝》中的一些描写，也充满着如诗如画的意境——

一觉醒来，看看夜光表已是凌晨四时。忽听窗外传来叮叮咚咚的泉声。海边何来泉声？我一跃而起，走到窗前望去，眼前竟出现了一片奇景：不远的海面上，灯光密集，闪闪烁烁。夜海呈深蓝色，那璀璨的灯光就象无数夜明珠搁置在一大块天鹅绒垫上，使人恍若进入一个神话世界。叮叮咚咚的泉声就从那里传来。我猛然醒悟：蚝民们趁着退潮，抢时间采蚝哩！

这是生活的诗篇，它们明确无误是来自生活的，因而我们从中窥见的完全是生活里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实体，是生活美的再现。这种美，在焕展的散文中是时有出现的，常常把读者带进寥廓江天的风声中、水影里。

焕展的散文，基本上是运用白描手法为之的。它们并不着意依仗立意和巧思；不过多借助抒情和文采。它们的可读性主要是由生活本身所赋予的。他的散文通常是一些经过仔细选择的生活剪影。要是离开了生活，或者说离开了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它们也就无所凭借了。这是焕展的散文的特色，也是它们应该值得称道的一面。请允许我再说一遍

吧！——它们完全是生活里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实体，是生活美的再现。焕展应该珍惜和发扬自己作品中的这一点特色。但是同时应该看到缺陷又偏偏是从这里产生的。他太拘泥和满足于生活本身的美态了，因而比较地放松了对素材的集中和提炼，使之升华到一个更加动人的高度。诚然，有选择地再现生活的某个侧面或某个片段，常常是可以构成一篇散文作品的；但是一篇散文要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是非的教诲或艺术的享受，这就需要新颖的立意，精当的构思，丰富的感情和优美的文采。焕展在这些方面似乎未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好些篇章都加上了一段“四人帮”肆虐时期造成的灾难，来同今天的变化作一个截然相反的对比。这种手法，偶一则可，在同一本书里重复出现多次，就难免显得落套了。语言的运用上，要是少出现一些“春雷响，红旗奋，万众欢”，“巨雷声中，红旗影里”，“艳阳照得百花开，阵阵春风暖人怀”这一类句子，不是要自然得多吗？

焕展长期生活在基层，生活底子丰厚的，如今又正当盛年，深信他将会以更加矫健的步伐，迈上他文学生涯的新征程。作为他的老朋友，我热切地期待着。

1982年6月28日

红花如炬映碧楼

汕头地区有句民谣：到广不到潮，白白走一遭。的确，潮州古城有许多值得浏览的地方，潮州八景更是从来脍炙人口。然而，我以为，能够弹动人们心灵的琴弦的，不是那些什么韩祠橡木、涵溪古塔、湘桥烟雨，而是革命胜地——涵碧楼。

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日子里，我特地前往潮州，瞻仰了当年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指挥过战斗的地方——涵碧楼。

西湖桥头，两树红花宛如烛天火炬迎我前行。过了小桥，蛋青色的两层楼房便呈现眼前。楼额上，是郭沫若同志亲手书写的“涵碧楼”三个苍劲挺拔的大字。这座革命楼，背倚葫芦山，前临西湖水，显得庄严朴素、英气勃发。

走到楼前，回首望去，桥畔的烂漫红花如抖动的革命烽火，我似见当年起义军和工农赤卫队高擎火把，迈开整齐的步伐走来。我骤感心鼓冬冬，热血奔涌。那是何等可歌可泣的革命壮举呵！

涵碧楼入门处的“潮州七日红”简介中说得很清楚：一九

二七年九月，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入粤后，经大埔三河坝直指潮汕，九月二十三日占领潮州，武装工农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历经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至九月三十日全部转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潮州七日红”。……

踏进涵碧楼，耳畔似还回响当年的沉沉雷声。一个浓眉明眸、睿智威武的高大形象矗立在眼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在这里部署过作战计划，贺龙、叶挺、彭湃等同志也曾在这里一起指挥过战斗。

据说，那当儿国民党白匪军和地主反动武装拚命挣扎、疯狂反扑，一时乌云滚滚、浊浪排空。总理几经征战，劳累过度，偶感风寒，发起四十度的高烧来。他两颊红晕，嘴唇燥裂。可是，咽下了两颗退烧片，他提了提披在身上的外套，又俯身在军用地图上标划红色箭头，指挥起义军和工农赤卫队的战斗。然后，他伫立在红旗猎猎的窗口，如炬的目光巡视整个潮州古城。随着他臂膀有力的挥动，但见起义军枪刺高竖，刹那间遍城红旗，“工农兵联合起来”的歌声震天动地。

大革命时期的工会干事、年已古稀的柯伯跟我谈起当年的战斗时，一下子变得年轻起来。他眉飞色舞地说：在总理指挥下，起义军能打善战，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鬼哭狼嚎。伪中央银行的钞票变成揩屁股的草纸。商店关了门。我们工农赤卫队在城里配合行动，占领了警察署和重要机关，还打开了监门放出我们的同志。

柯伯描述的情景确实是痛快淋漓。他告诉我：当时城

里，工农群众惩办了反革命，游斗了土豪劣绅，人人扬眉吐气，户户张灯结采。西湖畔的广场上，还举行了军民联欢。周总理抱病接见了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骨干，和他们亲切握手，还赠送给他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接触到总理的炯炯目光，工农骨干感到一股暖流涌胸膛，浑身充满了力量。

搜寻着这些珍贵的回忆，柯伯领着我步上二楼。春阳斜照宽敞的厅房，四壁皎皎生辉。忽见有个长条幅的镜框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我走近看时，原来框里嵌镶着周总理当年的亲笔题词：

“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 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 打破 这两大障碍物”

读着这题词，当年那万钧雷霆仿佛又在耳畔响起。

柯伯又向我介绍起这字幅的来历。周总理憎爱分明，对敌狠，对友亲，他接近群众，平易和蔼。有一次，他到街上去，看到有个同志在写标语，就拍拍他的肩膀问：“累么？我来写好吗？”说着，便接过笔，蘸饱了墨，挥笔疾书，写出了上面的题词。围观的群众认出他是周书记，纷纷向他要字幅。周总理就接连写了好几幅，满足了大家的要求。柯伯说：“总理是想通过题赠字幅来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

听着介绍，再看字幅左下角“周恩来”的红色印章，宛如跃动的火苗，逐渐蔓延而成燎原烈火。当我收回飞驰的思绪，望向楼外时，原来却是无数红旗在迎风抖动。

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总想从历史上抹掉周总理和革

命先烈的红色烙印，但是他们的罪恶企图只能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潮汕沦陷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了涵碧楼，连断垣残壁都不让存留，可革命和斗争的火焰却在群众心头越烧越旺，日本帝国主义成了陷入烈火阵中的野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涵碧楼又按原样重盖起来，而且倍添光采。前些年，大叛徒、大野心家江青派人窜到涵碧楼，借“采访”之名，想从南昌起义里挑剔纰漏，整总理的黑材料，结果也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只带了两本反动文人杜撰的载有污蔑“潮州七日红”的《潮州志》快快离去。历史证明，周总理的英名是任何人都涂抹不了的，革命的烈火只会烧死妄图篡党夺权的坏蛋。

瞻仰涵碧楼归来，翻阅一九六五年的《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其中刊有郭沫若同志当年重访涵碧楼时写的七律：

弹指光阴卅八年，
潮安每在梦中旋。
楼台倒映涵虚碧，
旗帜高扬似火燃。
一夕汤坑书附羽，
千秋英烈血喷烟，
今来重到金山望，
日月更新别有天。

好一个“旗帜高扬似火燃”！在党中央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奋勇前进，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化宏图，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到那时，我们将举杯畅饮，同庆“日月更新别有天”。

烈 火 熊 熊

海丰民歌是多种格调的，有的爽朗明快，使人有如披襟临海；有的委婉抒情，又使人如沐春风；有的雄浑有力，气势磅礴，使人如听鼓阵，如见烈火。我深深地热爱这后一种民歌。

这些天，海城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民歌：“咚咚咚，田仔（佃农）骂田公（地主），田仔做到死，田公食白米。……咚咚咚，田仔打田公，田公唔知死，田仔团结起……”往往是清脆的童声唱起，马上就混和了成年人粗犷的噪音，有时还掺入了老年人沙哑的声音。这些民歌，是彭湃自己创作并在群众中广为传诵，这歌声兴奋、激昂，把人带回到遥远的岁月，带回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歌声里，赤帜飘扬，烈焰升腾，尖串闪亮，脚步咚咚，豪绅恶霸在战栗，军阀统治在动摇。

“阿湃又回来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呆滞的眼睛里又射出照人的亮光，兴奋地颤声说道。这不光是指广东潮剧团在海城上演潮剧《彭湃》，更是指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广东农

民运动的圣地——海丰红宫、红场修复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恶阴谋被彻底揭露了，烈士英名所蒙上的尘污被冲涤掉了，重新放射出日月星辰一般炫目光芒。

潮剧《彭湃》里有彭湃在农户门口烧田契的场面，这并不是作者的虚构。一九二二年间，地主阶级家庭的叛逆者——彭湃为了促使广大农民猛醒，就曾在自己居住的得趣书室门前搭起竹棚，升起炉火，当着贫苦农民焚烧了大批田契。火光映红了农友们惊讶、兴奋的脸，映红了彭湃的蓑蓑农民装，映亮了他黑宝石般的眸子。现今还活着的七、八十岁的老农会会员说：“湃哥心头就有一股烈火，他是个火一样的人！”是啊！这股熊熊烈火，曾经烘暖过千千万万阶级弟兄的心，也曾经把军阀、地主、豪绅烧灼得头焦额烂，哭爹叫娘。

岁月的长河冲走了沉渣污秽，革命烈士的感人形象更显得突兀崛起，叱咤风云。听到亲切的海丰民歌，眼前似乎又燃起炽烈的火焰，耳畔似乎又响起了当年彭湃同志豪爽的笑声。

在“咚咚咚”的鼓点声中，我们看到了这股烈火，烧灼得军阀陈炯明狼狈不堪。

一九二一年初，当彭湃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军阀陈炯明想拉拢他，特地请他到将军府坐谈。

陈炯明问：“你在日本学些什么？”

彭湃一字一顿地回答：“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是什么？”

“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打倒军阀，包括你在内！”